第27卷 第3期 2015年3月 Vol. 27, No. 3 Mar., 2015

DOI: 10.13376/j.cbls/2015048 文章编号: 1004-0374(2015)03-0363-11



鲍岚,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 究员、博士生导师,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,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和中国科学院"百人计划"获得者。主要从事神经元内蛋白质运输机制及功 能的研究。研究组近年来的主要研究工作包括:(1)微管蛋白乙酰化修饰在 神经系统发育中的功能和机制;(2)电压门控的钠离子通道膜转运机制和在 初级感觉神经元中的功能调控;(3)离子型嘌呤受体 P2X3 膜转运机制和作用。 研究结果发表在 Neuron、PNAS、J Neurosci、J Biol Chem、Traffic 和 J Cell Sci 等国际学术期刊上。

微管蛋白的翻译后修饰及功能研究

高囡囡,鲍 炭*

(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,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,上海 200031)

摘 要:微管是由 α/β 微管蛋白 (α/β-tubulin) 聚合形成的管状细胞骨架,在许多生物学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微管的结构与性质受到多种因素的调控,其中微管蛋白的翻译后修饰是一类重要的调控方式。主要介绍目前已发现的微管蛋白翻译后修饰种类,并讨论这些修饰的生物学功能与作用机制。
关键词:微管蛋白;翻译后修饰;细胞骨架
中图分类号: Q245 文献标志码: A

Post-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of tubulin: classification, function and mechanism

GAO Nan-Nan, BAO Lan*

(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ell Biology,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,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Biological Sciences,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, Shanghai 200031, China)

Abstract: Microtubule is one of cytoskeletons which possesses a hollow cylindrical structure and polymerized from α/β -tubulin heterodimer.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a diversity of biological processes. The structure and property of microtubule are regulated by various regulators, and the post-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of tubulin is the important one. We herein summarize the classification of tubulin post-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and discuss its function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.

Key words: tubulin; post-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; cytoskeleton

微管 (Microtubule) 是存在于所有真核生物中的 细胞骨架成分,它是由亚单位 α/β 微管蛋白 (α/ β-tubulin) 异二聚体形成原丝,然后装配成中空的管 状结构。微管在细胞内呈网状或束状分布。微管的 细胞学功能非常广泛,它参与了细胞形态维持、细 胞运动、细胞分裂、胞内运输和分泌等重要的生物 学过程。

虽然微管蛋白的氨基酸序列和微管的结构在进

收稿日期: 2015-01-12 基金项目: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("973项目") (2014CB 942802);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(31330046) *通信作者: E-mail: baolan@sibcb.ac.cn 化上都高度保守, 但微管的功能在不同的细胞和物 种中却显现出极大的多样性。这种多样性目前并没 有获得完全透彻的理解,有以下三种可能的解释。(1) 微管蛋白 α/β -tubulin 各自有不同的亚型存在,例如 在人类中有 8 种 α-tubulin 和 7 种 β-tubulin 亚型^[1]。 有的亚型呈现广泛分布的形式,且表达水平稳定。 有些亚型在特定的细胞中选择性高表达,或在特定 的环境中表达水平受到调控。(2) 微管蛋白的翻译 后修饰 (post-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) 赋予了其在 功能上的诸多变化,如乙酰化 (acetylation)、酪氨酸 化 (tyrosination)、去酪氨酸化 (detyrosination)、Δ-2 修饰 (Δ2-tubulin)、多聚谷氨酰化 (polyglutamylation) 和多聚甘氨酰化 (polyglycylation) 等。(3) 大量的微 管结合蛋白对微管功能进行了多样的调控,其中包 括帮助微管聚合、解聚和剪切等的蛋白。这些不同 微管蛋白亚型、翻译后修饰和结合蛋白所形成的微 管上的独特标记,被形象地称为"微管蛋白密码 (tubulin code)".

除了 Δ-2 修饰外,大多数微管蛋白的翻译后修 饰是可逆的。有些修饰专一地发生在 α-tubulin 或 β-tubulin 上,有些则在 α/β-tubulin 中都存在。此外, 除了磷酸化修饰外,大多数翻译后修饰发生在微管 蛋白异二聚体或聚合的微管上,且以后者为主^[2]。 近十几年来,随着研究手段的日臻成熟,在微管蛋 白的翻译后修饰方面展开了大量重要的工作,陆续 发现了负责调控不同修饰的酶,使人们对这些微管 蛋白翻译后修饰的功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。以下就 微管蛋白翻译后修饰的种类、生物学功能和作用机 制的研究进展进行回顾。

1 微管蛋白翻译后修饰的种类

微管蛋白的翻译后修饰种类繁多,包括为人们 所熟知且相对保守的乙酰化、酪氨酸化、去酪氨 酸化、Δ-2修饰或去谷氨酸化 (deglutamylation)、多 聚谷氨酰化和多聚甘氨酰化,此外还有近几年发现 的且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的修饰形式,如磷酸化 (phosphorylation)、泛素化 (ubiquitination)、聚胺化 (polyamination)、棕榈酰化 (palmitoylation)、精氨酰 化 (arginylation) 以及糖基化 (glycosylation)等。

1.1 乙酰化

1985 年在衣藻 (*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*)的 鞭毛 (flagellum) 中发现了微管蛋白的乙酰化修饰^[3]。 在众多己知的微管蛋白修饰中,乙酰化是尤为独特 的一种,这种高度保守的修饰主要发生在 α-tubulin 的第40位赖氨酸 (K40位点)的 ε-氨基上,是唯 一一种发生在微管管腔面的修饰形式^[3-5](图1)。近 年来的一些研究也提示,微管蛋白可能存在多个乙 酰化修饰位点,如 Chu等^[6] 报道了β-tubulin的 K252位点在乙酰基转移酶 San作用下发生了乙酰 化修饰。此外,蛋白质组学分析结果表明,微管蛋 白可能有10个以上的乙酰化修饰位点^[7],但目前 这些位点都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验证。因此,通常 情况下α-tubulin乙酰化指的是α-tubulin 第40位赖 氨酸的乙酰化修饰。

近30年来,在脊椎动物、昆虫甚至植物细胞 中都证实了存在 α-tubulin 的乙酰化修饰^[8]。微管的 乙酰化水平主要由两类酶调控,一类是可以催化 α-tubulin 乙酰化的乙酰基转移酶,另一类是去除 α-tubulin 乙酰化的去乙酰化酶。去乙酰化酶的发现 较早,主要有两个蛋白具有体内和体外微管蛋白去 乙酰化的活性,2002年和2003年先后发现了组蛋 白去乙酰化酶 6 (histone deacetylase 6, HDAC6) 和 Sirt 2 (sirtuin type 2)。细胞内干扰 HDAC6 或者 Sirt2 均导致 α-tubulin 乙酰化水平提高, 提示这两种酶 可独立发挥功能^[9-11]。而对于微管蛋白乙酰基转移 酶,虽然 Greer 等^[12] 早在 1985 年就从衣藻的鞭毛 中分离得到具有 α -tubulin乙酰化活性的成分,但是 一直没有找到真正的催化亚基。2009年, Creppe 等^[13] 报道含有组蛋白乙酰基转移酶 (histone acetyltransferase, HAT) 结构域的延伸复合物 3 (elongator complex 3, ELP3) 可能是 α-tubulin 的乙酰化酶。用 RNA 干扰的方法降低 ELP3 的表达,细胞中 α-tubulin 的乙酰化水平明显降低,然而体外实验表明 ELP3 并不能显著增加 α -tubulin的乙酰化水平,说明 ELP3 不是微管蛋白直接的乙酰基转移酶。2010年, Akella 等^[14] 和 Shida 等^[15] 同时报道了 MEC-17/ α -TAT1 是 α-tubulin 第 40 位赖氨酸的乙酰基转移酶, 并且从四膜虫到哺乳动物高度保守,他们证明纯化 的 MEC-17 蛋白具有体外催化 α-tubulin 乙酰化的能 力。后续研究表明,在小鼠中敲除 MEC-17 后体内 α-tubulin 的乙酰化修饰几乎消失^[14-16],证实了在哺 乳动物系统中 MEC-17 确实是体内主要的 α-tubulin 乙酰基转移酶。

1.2 去酪氨酸化/酪氨酸化

1981 年发现的微管蛋白的去酪氨酸 / 酪氨酸化 修饰,是迄今研究得最多的微管蛋白翻译后修饰形 式。多数 α-tubulin 亚型的 C 端最后一个氨基酸都 是酪氨酸^[17],这个酪氨酸残基可在酶的催化作用下 经历"去酪氨酸化/酪氨酸化"的循环。去酪氨酸 化修饰是在 α-tubulin 蛋白刚被合成后就会发生的特 异性修饰^[18],发生修饰后的 α-tubulin 的最后一个 氨基酸残基变成了谷氨酸 (glutamine, Glu)(图 1), 因此去酪氨酸化的 tubulin 也常常被称为"Glutubulin",而重新被酪氨酸化的 tubulin则被称为 "Tyr-tubulin"。

尽管去酪氨酸化的修饰形式很早就被发现,催



α-tubulin和β-tubulin暴露在微管管腔外表面的C端是其翻译后修饰的主要区域,这段序列在图中以TUB1A和TUB2B的一级结构为代表,多聚谷氨酰化和多聚甘氨酰化修饰在 α/β -tubulin中都存在。E,谷氨酸;G,甘氨酸;K,赖氨酸;S,丝氨酸;Q,谷氨酰胺;Y,酪氨酸。



化这一反应的酶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阐释,有一种观点认为胞质羧肽酶 1 (cytosolic carboxypeptidase 1, CCP1) 催化了去酪氨酸化反应,证据是研究发现 *Ccp1* 突变小鼠中微管蛋白去酪氨酸化水平大幅降低^[19],但是 CCP1 是否能在体外实现对于α-tubulin 的去酪氨酸化还需要进一步证明。1993 年发现了微 管蛋白酪氨酸连接酶 (tubulin tyrosin ligase, TTL)^[20], 该酶主要在微管蛋白异二聚体而非聚合的微管上重 新连接酪氨酸残基,这些二聚体通常是在去酪氨酸 化修饰后从微管上解离下来的^[21-22]。

1.3 Δ-2修饰

去酪氨酸化修饰的 α-tubulin 再脱去 C 端的一 个谷氨酸残基, 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翻译后修饰形式, 由于这种 α -tubulin 缺少了末端两个氨基酸,因此称 为 Δ -2 修饰 (图 1)。1989 年研究人员在牛脑中检测 到约 35% α -tubulin 无法重新发生酪氨酸化^[23],从 而发现了 Δ -2 修饰。发生 Δ -2 修饰的 α -tubulin 因为 无法与 TTL 结合,因此不能重新进行酪氨酸化。 Δ -2 修饰脱离了"去酪氨酸化/酪氨酸化"循环,是微 管蛋白众多翻译后修饰中少见的不可逆修饰形式^[24]。

负责 Δ -2 修饰的酶是一类胞质羧肽酶 (cytosolic carboxypeptidases, CCPs)^[19, 25],其中的大多数成员 同时负责微管蛋白去多聚谷氨酸修饰^[26]。这类酶 还能够继续进行 C 端的蛋白质水解,产生 Δ -3 tubulin^[27],这种更进一步的 C 端修饰的功能和意义 仍不为人们所知。

1.4 多聚谷氨酰化

1991 年在微管蛋白上发现了多聚谷氨酰化修 你,这是发生在 α-tubulin 或 β-tubulin 的 C 端谷氨 酸位点上的长链谷氨酸修饰 (图 1),形成的侧链最 长可达 30 个谷氨酸,通过异肽键 (isopeptide bond) 与谷氨酸残基的 γ-羧基相连。最初人们曾认为这种 修饰仅发生在微管蛋白上,后被证实其他蛋白也存 在此类修饰^[28]。多聚谷氨酰化最初在哺乳动物脑中 的微管蛋白上发现^[29],后来的研究表明其在分裂细 胞的胞质微管以及纺锤体微管中也大量存在^[30],在 细胞的中心粒、鞭毛和纤毛轴丝以及基体的微管中 丰度也很高^[31-33]。

负责微管蛋白多聚谷氨酰化修饰的酶是一类称 为"类微管蛋白酪氨酸连接酶"(tubulin tyrosin ligase-like, TTLL) 的蛋白^[28, 34]。这种长侧链修饰 的过程经历分支和延伸两步,通常这两步反应由 不同的 TTLL 蛋白来催化。负责第一步的是具有侧 链起始催化活性的 TTLL,包括 TTLL1、TTLL4 和 TTLL7^[34-36]。催化第二步的是有延伸活性的 TTLL, 如 TTLL6 和 TTLL9^[37-38]。个别 TTLL 蛋白兼具两 步反应的催化活性,如小鼠的 TTLL7 谷氨酸连接 酶^[35]。最近, Rogowski 等^[26]和 Kimura 等^[39]发现 一类胞质羧肽酶 (CCPs) 负责多聚谷氨酸长链的 缩短和去除,包括CCP1、CCP4、CCP5和CCP6, 其中 CCP5 能够水解去掉分支点处的第一个谷氨酸 残基,从而实现整个长链的移除。此外,这些酶同 样参与了 α -tubulin 的去酪氨酸化修饰和 Δ -2 修饰, 提示微管蛋白不同的翻译后修饰之间存在交叉调节 机制。

1.5 多聚甘氨酰化

1994 年在草履虫 (*Paramecium tetraurelia*) 的微 管蛋白中发现了多聚甘氨酰化修饰^[40]。与多聚谷氨 酰化修饰类似,多聚甘氨酰化是发生在 α-tubulin 或 β-tubulin C 端尾巴上单个或多个谷氨酸位点上的长 链甘氨酸修饰,形成的甘氨酸长链通过异肽键与 谷氨酸残基的 γ- 羧基相连。与多聚谷氨酰化不同 的是,多聚甘氨酰化修饰分布较为局限,目前在 哺乳动物中仅发现其在有纤毛细胞的轴丝和基体中 分布^[40-41],因此多聚甘氨酰化通常可以作为有纤毛 细胞的标志。

负责多聚甘氨酰化修饰的酶是与多聚谷氨酰化 修饰酶同家族的TTLL^[28,34]。多聚甘氨酰化修饰也 经历起始分支和延伸两步:第一步在甘氨酸连接酶 (如TTLL3^[42])的作用下,一个甘氨酸通过异肽键 与 tubulin C 端的谷氨酸残基相连;第二步在另一种 甘氨酸连接酶 (如 TTLL10^[28,43])的作用下,后续的 甘氨酸通过与上一个残基的γ-羧基形成肽键或异肽 键逐个加入。在多聚谷氨酰化修饰酶中,个别 TTLL蛋白也可兼具两步反应的催化活性,例如果 蝇的 TTLL3^[28]。目前直接负责去甘氨酰化修饰的 酶还没有被发现,有研究表明在与 CCP5 类似的胞 质羧肽酶家族中有些成员没有去谷氨酰化活性^[25], 而可能具有去甘氨酰修饰功能,但是需要进一步的 实验来验证。

1.6 其他类型的微管蛋白翻译后修饰

微管蛋白除了上面讨论的几种丰度较高且研究 较为深入的翻译后修饰之外,还有一些尚未进行深 入研究的修饰,如:磷酸化、泛素化、聚胺化、棕 榈酰化、精氨酰化和糖基化等。

早在 1980 年,研究人员就发现 α-tubulin 和 β-tubulin 会发生磷酸化^[44-46],其中研究最多的是 β-tubulin 172 位丝氨酸 (Ser172) 位点上的磷酸化修 饰^[47](图 1),该修饰由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蛋白激 酶 Cdk1 催化。

错误折叠的微管蛋白单体对于细胞毒性很大, 必须快速进行降解^[48]。泛素化修饰通常用来标记准 备送往蛋白酶体进行降解的蛋白质,微管蛋白也不 例外。近年来,有报道α-tubulin和β-tubulin都可 能被泛素化修饰,以此调控它们的周转。Ren等^[48] 发现,α/β-tubulin异二聚体被E3 泛素连接酶Parkin 催化发生泛素化。

2013 年报道了在脑组织的 α-tubulin 和 β-tubulin 谷氨酸残基上可发生聚胺化修饰^[49],由于发生这种 修饰的微管呈现不可溶的形式,因而一直以来不易 被检测。在众多能够发生修饰的位点中,β-tubulin 第 15 位谷氨酰胺被认为是主要的修饰位点(图 1)。 聚胺化修饰是种不可逆的修饰方式,该反应在谷氨 酰胺转移酶 (transglutaminase)的催化下发生,可以 发生在游离的微管蛋白或聚合的微管上。

此外,微管蛋白的翻译后修饰还有棕榈酰化^[50]、 糖基化^[51-52]和精氨酰化^[53]等,这些修饰形式被发 现后很少有后续的研究,发生修饰的位点以及负责 反应的酶也尚不明确。

2 微管蛋白翻译后修饰的功能

2.1 乙酰化

最初对于微管乙酰化修饰功能的研究是通过操 控α-tubulin的去乙酰化酶 HDAC6 实现的,分析由 这种方法得到的表型,必须要注意 HDAC6 除了 α-tubulin 以外还有其他的底物。早期的研究显示, 缺失 α-tubulin 的乙酰化会引起胚胎发育过程中皮层 神经元的迁移障碍^[13],增加 α-tubulin 乙酰化可以 修复由于亨廷顿蛋白突变所引起的神经元轴浆运 输的异常^[54]。另有报道表明,Charcot-Marie-Tooth (CMT)小鼠疾病模型中神经元 α-tubulin 乙酰化显著 下降,使用 HDAC6 的抑制剂可增加 α-tubulin 的乙 酰化,改善了疾病模型小鼠神经元轴浆运输受损、 轴突丢失和行为学异常^[55]。

2010 年发现了 α-tubulin 的乙酰化酶 MEC-17, 为研究 α-tubulin 乙酰化提供了有效的工具。现有研 究显示, MEC-17 特异性敲减会导致大鼠发育过程 中皮层神经元的放射状迁移受损^[56], MEC-17 敲除 会引起小鼠精子鞭毛结构的轻微异常以及体外培养 细胞系在增殖过程中接触抑制减弱^[16,57]。在迁移的 细胞中, MEC-17 可以在 clathrin 包被小泡的作用下 富集于迁移前端的微管上,实现该区域选择性的乙 酰化修饰^[58]。但是 MEC-17 敲除的小鼠虽然几乎完 全失去了 α-tubulin 乙酰化,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 发育障碍和智力异常^[16]。由此可见,α-tubulin 乙酰 化的直接功能仍不清楚,值得进一步探讨。

2.2 去酪氨酸化/酪氨酸化

针对去酪氨酸化 α -tubulin 的特异性抗体的免 疫染色显示, 在间期和分裂期的细胞中存在去酪氨 酸化微管^[59],而且这种修饰的强度随着细胞的分化 程度会逐渐升高^[60-61]。研究表明,α-tubulin 的去酪 氨酸化修饰在染色体正确分离以及细胞周期正常进 行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^[62]。在神经元中,α-tubulin 的去酪氨酸化修饰在轴突和生长锥部位富集,提 示这种修饰有可能与神经元极性的建立或维持有 关^[63-64]。在α-tubulin 特异性的酪氨酸连接酶基因 Ttl 敲除小鼠中,由于没有重新酪氨酸化的发生, 去酪氨酸化和发生 Δ -2 修饰的微管大量积累,神经 元中几乎检测不到酪氨酸化的微管存在,导致小鼠 在出生后不久死亡。该敲除小鼠表现出严重的发育 问题,如大脑皮层结构紊乱和皮层神经元数量减少 等,离体培养的神经元也呈现出生长的异常加快和 轴突的过早建立^[65]。

2.3 Δ-2修饰

通常 α-tubulin 要先进行去酪氨酸化,然后再 发生 Δ-2 修饰,因而 α-tubulin 的 Δ-2 修饰会受到其 去酪氨酸化/酪氨酸化水平的影响。这种调控在 *Ttl* 敲除小鼠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,该小鼠的各个组织 中都出现了α-tubulin 的Δ-2修饰明显增加^[65]。另 有研究表明,TTL缺失所引起的α-tubulin 的Δ-2修 饰增高与肿瘤的生长和侵袭能力有关^[66-67]。然而, 与微管蛋白的其他几种翻译后修饰相比,人们对于 Δ-2修饰的生物学意义还了解得比较肤浅,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。

2.4 多聚谷氨酰化

在多种模式生物中敲减或敲除负责微管蛋白的 多聚谷氨酰修饰的 TTLLs,发现谷氨酰化修饰可调 控动纤毛内 dvnein 动力蛋白的活性和纤毛摆动行 为^[37,68-69]。在有纤毛细胞和组织中存在多种 TTLLs, 但是敲减或敲除单一种酶通常足以引起纤 毛尤其是动纤毛的功能异常^[70-71],提示每一种酶有 其特异的功能,它们之间并无很强的冗余性。虽然 多聚谷氨酰化在神经系统的微管中表达水平高^[72], 然而脑中主要的谷氨酸连接酶——TTLL1 敲除的小 鼠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神经系统缺陷^[34,68,70],表明 神经元中的微管对于多聚谷氨酰化修饰的缺失似乎 并不敏感,或者存在其他补偿机制。相反,神经系 统中多聚谷氨酰化水平的异常增高则会引起神经退 行性改变,在 pcd (Purkinje cell degeneration) 神经退 行性疾病小鼠模型中, 脑组织中主要的去谷氨酰化 酶 CCP1 发生了突变,引起了嗅球和小脑等脑组织 中谷氨酰修饰水平的异常增加和退行性变化^[26,73]。

2.5 多聚甘氨酰化

多聚甘氨酰修饰存在于聚合的微管中,侧链的 延伸是在微管组装后逐步发生的,因此细胞中新形 成的轴丝和基体等细胞器的微管上多聚甘氨酸化修 饰侧链偏短,而后会随着细胞器的成熟而加长^[74-75]。 因此,微管蛋白多聚甘氨酰链的长度可以标记细胞 中轴丝等细胞器的"年龄",也可表明这些细胞器 中的微管是处于组装状态或是已经完成聚合。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,由于微管蛋白发生多聚甘氨酰化和 多聚谷氨酰化修饰酶的氨基酸作用位点相同,因此 这两种多聚化修饰彼此存在竞争关系,两者需要受 到严格的调控。多聚甘氨酰化修饰可能抑制多聚谷 氨酰化的发生,这种调控在微管过度发生多聚谷氨 酰化时无疑是一种保护机制。

微管蛋白的多聚甘氨酰修饰特异性地发生于纤 毛细胞中。实验表明,小鼠脑室室管膜细胞的动纤 毛在成熟后会发生单甘氨酰化,在几周后能检测到 多聚甘氨酰化^[76]。而精子细胞的鞭毛则很早就加上 了长的多聚甘氨酰化侧链,提示多聚甘氨酰修饰可 能与轴丝的长度有关^[28]。系列实验表明,在小鼠、 斑马鱼、果蝇和四膜虫中敲除甘氨酰连接酶,均可导致纤毛解聚或纤毛功能严重障碍^[28,42,76-77]。

2.6 微管蛋白其他的翻译后修饰

在微管蛋白上很早就发现了磷酸化修饰,但是 并没有发现这类修饰具体的生物学功能。研究显示, 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 Cdk1 可催化 β-tubulin 第 172 位丝氨酸 (Ser172) 磷酸化,有可能在细胞分 裂过程中参与调控微管的动态^[2,15,47]。另有研究显 示,α-tubulin 能够被肾脏酪氨酸激酶 Sky 磷酸化, 并在 B 细胞活化过程中发挥功能^[78-79]。此外,在 parkin 作用下 α/β-tubulin 异二聚体可发生泛素化, parkin 蛋白与帕金森氏病 (Parkinson's disease, PD) 有着密切的联系,提示微管蛋白泛素化修饰可能参 与调控神经退行性疾病。初步研究显示,微管蛋白 的聚胺化参与微管稳定性的维持^[49],与细胞功能的 关系仍待进一步研究。

微管蛋白的其他翻译后修饰(如棕榈酰化、糖 基化和精氨酰化^[53]等)研究目前还较少,有些在特 定的细胞或系统中存在,有的仅发生于某些特殊的 代谢情况下。因此,对于这些修饰的功能和机制还 需深入研究。

3 微管蛋白翻译后修饰的作用机制

3.1 调控微管动态和稳定性

微管在体内经历着聚合 (polymerization/growth)、 解聚 (depolymerization/shrinkage)、挽救 (rescue,指 从解聚到聚合状态的转换)和崩塌 (catastrophe,指 从聚合到解聚状态的转换)这些过程,呈现高度动 态性,这种现象被称为微管的"动态不稳定性 (dynamic instability)"。微管的动态性对于细胞行使 功能极其重要,包括细胞周期、细胞迁移、细胞形 态发生和细胞内物质运输等过程。微管的翻译后修 饰是微管动态性调控的一个普遍而重要的机制,如 乙酰化、去酪氨酸化和 Δ-2 修饰^[80]。

一直以来,乙酰化水平较高的微管被认为是较 稳定的,有证据显示乙酰化大都发生在聚合的和更 为稳定的微管上^[81]。但同时也有实验表明,乙酰化 本身似乎并不足以增加微管的稳定性^[82]。2014 年 结构生物学的工作显示,α-tubulin K40 位乙酰化并 不会导致微管高级结构发生明显改变^[83],提示 α-tubulin 乙酰化可能并不直接增加微管的稳定性。 2014 年 Szyk 等^[84]的研究结果也表明,由于 MEC-17 催化 α-tubulin 乙酰化的速率相对缓慢,加上需 要进入微管腔内发挥作用,使得乙酰化更多地发生 在稳定且寿命较长的微管上,为乙酰化与微管稳定 性的关系提供了最新的解释。

去酪氨酸化修饰通常在稳定且寿命较长的微管 上出现,在神经元中尤为如此^[63,85],因而去酪氨酸 化也常常被作为稳定微管的一种分子标记。关于去 酪氨酸化修饰与微管稳定性的联系,虽然有证据表 明去酪氨酸化修饰本身不会直接导致微管结构的稳 定^[86],但有证据提示,去酪氨酸化修饰的微管与具 有微管解聚作用的 kinesin-13 家族成员的相互作用 大大减弱^[87-88],进而保护了微管,维持了微管较长 的寿命。

如前所述, Δ-2 修饰的结果是 α-tubulin 不可逆 地失去 C 端最后的酪氨酸残基, 使得微管永久稳定 下来。研究表明, Δ-2 修饰在稳定的微管上容易发 生聚集, 这种现象在终末分化的系统, 如神经元以 及鞭毛和纤毛的轴丝中都有发现^[89], 而这些系统中 的微管倾向于更稳定, 而不是经历频繁的聚合 - 解 聚过程。

3.2 调控马达蛋白的功能和胞内运输

除了为细胞形态提供支撑,微管另一种独特的 功能是作为细胞内物质运输的轨道。微管的翻译后 修饰可对马达蛋白活性进行调节,从而在时间和空 间上对胞内运输实现特异性调控。

有实验显示,α-tubulin的乙酰化可以增强 kinesin-1和 dynein与微管的结合,参与胞内运输调 控。提高α-tubulin的乙酰化水平能够增强神经元中 BDNF (brain-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)囊泡的正向 和逆向运输^[54,90],但是该现象在体外实验中未能得 到很好的重现^[91-92],提示α-tubulin的乙酰化对依赖 微管系统运输的调节可能也是一种间接的作用机 制。目前,也可用 MEC-17 在体外获得较纯的乙酰 化 tubulin,继而对上述体外实验进行更好的验证。

α-tubulin 去酪氨酸化修饰被证明参与调 控 kinesin-1 的活性,体内和体外的实验均表明 kinesin-1 与去酪氨酸化修饰微管的亲和力有约 2.8 倍的增强^[92-94],这足以在长距离的运输中产生显著 影响。在小鼠中微管蛋白多聚谷氨酰化修饰的缺失 会引起 kinesin-3 家族成员 KIF3A 的异常定位与功能 缺失,对 kinesin-1 和 kinesin-2 则没有明显影响^[95]。

在衣藻和四膜虫中敲除多聚谷氨酰转移酶 TTLL9或TTLL6,会影响纤毛中 dynein 与微管的 结合,导致纤毛摆动功能异常^[37,69]。目前,微管的 多聚甘氨酰化修饰在微管与马达蛋白相互作用的调 节中还未被报道。

3.3 调控微管相关蛋白的功能

目前发现的大多数修饰(乙酰化除外)发生在 α/β-tubulin 的 C 端,微管蛋白 C 端富含酸性氨基酸, 携带大量负电荷。结构生物学研究表明,微管蛋白 的 C 端指向微管表面的外侧,更容易与微管相关蛋 白 (microtubule-associated proteins, MAPs)及其他胞 内蛋白发生相互作用(图 2)^[96]。由于微管相关的很 多功能受众多微管相关蛋白调节,因此微管蛋白翻 译后修饰通过调节与微管相关蛋白的结合调控了微 管的功能。

Sudo 和 Baas^[97]发现,在成纤维细胞和海马神 经元的树突中,提高α-tubulin 的乙酰化水平能够增 强微管切割蛋白 katanin 与微管的结合,进而促进 其对微管的剪切作用。前文提到α-tubulin 的去酪氨 酸化水平对于微管与 kinesin-13 家族成员的结合起 到重要的调节作用^[87],但是 MAP4、MAP2 和 Tau



Kinesin-1和dynein分别负责沿微管向正端和向负端的运输。微管相关蛋白1和2 (MAP1和MAP2)、Tau蛋白以及Doublecortin蛋 白维持微管的稳定,CLIP170是典型的微管正端结合蛋白,katanin和spastin可切割聚合的微管,kinesin-13具有从正端解聚微管的作用。



则对去酪氨酸化修饰不敏感^[98-99]。另有研究显示, 富含甘氨酸结构域的 CLIP170 或 p150 能与重新酪 氨酸化的微管结合^[87,100],α-tubulin 酪氨酸化的完 全缺失严重影响了 CLIP170 的定位和功能,进而影 响了神经元的形态发生和生长锥的路径寻找^[101]。

由于谷氨酸携带负电荷,微管蛋白的多聚谷氨 酰化修饰进一步增加了C端的负电性,很有可能增 强了MAPs与微管蛋白C端的相互作用。研究表明, 多聚谷氨酰侧链可以增加具有微管切割功能的 spastin和katanin与微管的结合,进而导致微管被切 割^[102]。此外,有研究显示Tau、MAP1B和MAP2 与侧链有3个谷氨酸的微管结合强度最大,随着侧 链谷氨酸数量增至6个逐渐降低,而MAP1A与侧 链有3~7个谷氨酸的微管均有较强的结合^[103-105]。过 度谷氨酰化引起神经元退行性变的机制尚未阐明, 推测很可能与轴浆运输受阻以及微管网络的动态性 和稳定性失调有关^[102,106]。其他种类的微管翻译后 修饰在调控微管相关蛋白的功能方面还鲜有报道。

4 结语与展望

目前,对于微管蛋白的乙酰化、酪氨酸化、去 酪氨酸化、Δ-2 修饰或去谷氨酸化、多聚谷氨酰化 和多聚甘氨酰化修饰的位点、功能和作用机制有了 较多的了解,而对于微管蛋白的磷酸化、泛素化、 聚胺化、棕榈酰化、精氨酰化以及糖基化修饰知之 甚少。随着实验手段特别是蛋白质组学方法的不断 完善与突破,人们还可能发现微管蛋白新的翻译后 修饰。研究这些修饰最重要的是要明确其生物学功 能。寻找微管蛋白各种修饰的位点和在体内的修饰/ 去修饰酶尤为重要,可为研究微管蛋白翻译后修饰 的功能和机制提供有力的工具,进而可鉴定微管蛋 白翻译后修饰影响的相互作用蛋白、微管动态不稳 定性、细胞功能乃至机体功能。

由于微管蛋白的大多数翻译后修饰在细胞内和 组织中都有其特殊的时间和空间定位,负责相关修 饰/去修饰的酶如何实现特定时空的调控,不同的 修饰形式相互之间如何协同发挥功能,众多的微管 蛋白翻译后修饰如何受到细胞内外环境、信号的影 响和调节,这些都需要认真思考和仔细求证。

[参考文献]

- Verdier-Pinard P, Pasquier E, Xiao H, et al. Tubulin proteomics: towards breaking the code. Anal Biochem, 2009, 384(2): 197-206
- [2] Fourest-Lieuvin A, Peris L, Gache V, et al. Microtubule regulation in mitosis: tubulin phosphorylation by the cyclin-dependent kinase Cdk1. Mol Biol Cell, 2006, 17(3): 1041-50
- [3] L'Hernault SW, Rosenbaum JL. Chlamydomonas α-tubulin is posttranslationally modified by acetylation on the ε-amino group of a lysine. Biochemistry, 1985, 24(2): 473-8
- [4] LeDizet M, Piperno G. Identification of an acetylation site of *Chlamydomonas* α-tubulin. Proc Natl Acad Sci USA, 1987, 84(16): 5720-4
- [5] Nogales E, Wolf SG, Downing KH. Structure of the αβ tubulin dimer by electron crystallography. Nature, 1998, 391(6663): 199-203
- [6] Chu CW, Hou F, Zhang J, et al. A novel acetylation of β-tubulin by San modulates microtubule polymerization via down-regulating tubulin incorporation. Mol Biol Cell, 2011, 22(4): 448-56
- [7] Choudhary C, Kumar C, Gnad F, et al. Lysine acetylation targets protein complexes and co-regulates major cellular functions. Science, 2009, 325(5942): 834-40
- [8] Polevoda B, Sherman F. The diversity of acetylated proteins. Genome Biol, 2002, 3(5): reviews0006
- [9] Hubbert C, Guardiola A, Shao R, et al. HDAC6 is a microtubule-associated deacetylase. Nature, 2002, 417(6887): 455-8
- [10] Matsuyama A, Shimazu T, Sumida Y, et al. *In vivo* destabilization of dynamic microtubules by HDAC6mediated deacetylation. EMBO J, 2002, 21(24): 6820-31
- [11] North BJ, Marshall BL, Borra MT, et al. The human Sir2 ortholog, SIRT2, is an NAD⁺-dependent tubulin deacetylase. Mol Cell, 2003, 11(2): 437-44
- [12] Greer K, Maruta H, L'Hernault SW, et al. α-tubulin acetylase activity in isolated *Chlamydomonas flagella*. J Cell Biol, 1985, 101(6): 2081-4
- [13] Creppe C, Malinouskaya L, Volvert ML, et al. Elongator controls the mig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cortical neurons through acetylation of α-tubulin. Cell, 2009, 136(3): 551-64

- [14] Akella JS, Wloga D, Kim J, et al. MEC-17 is an α-tubulin acetyltransferase. Nature, 2010, 467(7312): 218-22
- [15] Shida T, Cueva JG, Xu Z, et al. The major α-tubulin K40 acetyltransferase αTAT1 promotes rapid ciliogenesis and efficient mechanosensation. Proc Natl Acad Sci USA, 2010, 107(50): 21517-22
- [16] Kalebic N, Sorrentino S, Perlas E, et al. αTAT1 is the major α-tubulin acetyltransferase in mice. Nat Commun, 2013, 4: 1962
- [17] Valenzuela P, Quiroga M, Zaldivar J, et al. Nucleotide and corresponding amino acid sequences encoded by α and β tubulin mRNAs. Nature, 1981, 289(5799): 650-5
- [18] Bulinski JC, Gundersen GG. Stabilization of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of microtubules during cellular morphogenesis. Bioessays, 1991, 13(6): 285-93
- [19] Kalinina E, Biswas R, Berezniuk I, et al. A novel subfamily of mouse cytosolic carboxypeptidases. FASEB J, 2007, 21(3): 836-50
- [20] Ersfeld K, Wehland J, Plessmann U, et al.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tubulin-tyrosine ligase. J Cell Biol, 1993, 120(3): 725-32
- [21] Szyk A, Deaconescu AM, Piszczek G, et al. Tubulin tyrosine ligase structure reveals adaptation of an ancient fold to bind and modify tubulin. Nat Struct Mol Biol, 2011, 18(11): 1250-8
- [22] Szyk A, Piszczek G, Roll-Mecak A. Tubulin tyrosine ligase and stathmin compete for tubulin binding *in vitro*. J Mol Biol, 2013, 425(14): 2412-4
- [23] Paturle L, Wehland J, Margolis RL, et al. Complete separation of tyrosinated, detyrosinated, and nontyrosinatable brain tubulin subpopulations using affinity chromatography. Biochemistry, 1989, 28(6): 2698-704
- [24] Lafanechere L, Job D. The third tubulin pool. Neurochem Res, 2000, 25(1): 11-8
- [25] Rodriguez de la Vega M, Sevilla RG, Hermoso A, et al. Nna1-like proteins are active metallocarboxypeptidases of a new and diverse M14 subfamily. FASEB J, 2007, 21(3): 851-65
- [26] Rogowski K, van Dijk J, Magiera MM, et al. A family of protein-deglutamylating enzymes associated with neurodegeneration. Cell, 2010, 143(4): 564-78
- [27] Berezniuk I, Lyons PJ, Sironi JJ, et al. Cytosolic carboxypeptidase 5 removes α and γ -linked glutamates from tubulin. J Biol Chem, 2013, 288(42): 30445-53
- [28] Rogowski K, Juge F, van Dijk J, et al. Evolutionary divergence of enzymatic mechanisms for posttranslational polyglycylation. Cell, 2009, 137(6): 1076-87
- [29] Alexander JE, Hunt DF, Lee MK, et al. Characterization of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in neuron-specific class III β-tubulin by mass spectrometry. Proc Natl Acad Sci USA, 1991, 88(11): 4685-9
- [30] Bobinnec Y, Moudjou M, Fouquet JP, et al. Glutamylation of centriole and cytoplasmic tubulin in proliferating nonneuronal cells. Cell Motil Cytoskeleton, 1998, 39(3): 223-32
- [31] Bre MH, de Nechaud B, Wolff A, et al. Glutamylated tubulin probed in ciliates with the monoclonal antibody

GT335. Cell Motil Cytoskeleton, 1994, 27(4): 337-49

- [32] Fouquet JP, Edde B, Kann ML, et al. Differential distribution of glutamylated tubulin during spermatogenesis in mammalian testis. Cell Motil Cytoskeleton, 1994, 27(1): 49-58
- [33] Bobinnec Y, Khodjakov A, Mir LM, et al. Centriole disassembly *in vivo* and its effect on centrosom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vertebrate cells. J Cell Biol, 1998, 143(6): 1575-89
- [34] Janke C, Rogowski K, Wloga D, et al. Tubulin polyglutamylase enzymes are members of the TTL domain protein family. Science, 2005, 308(5729): 1758-62
- [35] Mukai M, Ikegami K, Sugiura Y, et al. Recombinant mammalian tubulin polyglutamylase TTLL7 performs both initiation and elongation of polyglutamylation on β-tubulin through a random sequential pathway. Biochemistry, 2009, 48(5): 1084-93
- [36] Wolff A, de Nechaud B, Chillet D, et al. Distribution of glutamylated α and β-tubulin in mouse tissues using a specific monoclonal antibody, GT335. Eur J Cell Biol, 1992, 59(2): 425-32
- [37] Suryavanshi S, Edde B, Fox LA, et al. Tubulin glutamylation regulates ciliary motility by altering inner dynein arm activity. Curr Biol, 2010, 20(5): 435-40
- [38] van Dijk J, Rogowski K, Miro J, et al. A targeted multienzyme mechanism for selective microtubule polyglutamylation. Mol Cell, 2007, 26(3): 437-48
- [39] Kimura Y, Kurabe N, Ikegami K, et al. Identification of tubulin deglutamylase among *Caenorhabditis elegans* and mammalian cytosolic carboxypeptidases (CCPs). J Biol Chem, 2010, 285(30): 22936-41
- [40] Redeker V, Levilliers N, Schmitter JM, et al. Polyglycylation of tubulin: a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in axonemal microtubules. Science, 1994, 266(5191): 1688-91
- [41] Bre MH, Redeker V, Vinh J, et al. Tubulin polyglycylation: differential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of dynamic cytoplasmic and stable axonemal microtubules in paramecium. Mol Biol Cell, 1998, 9(9): 2655-65
- [42] Wloga D, Webster DM, Rogowski K, et al. TTLL3 Is a tubulin glycine ligase that regulates the assembly of cilia. Dev Cell, 2009, 16(6): 867-76
- [43] Ikegami K, Setou M. TTLL10 can perform tubulin glycylation when co-expressed with TTLL8. FEBS Lett, 2009, 583(12): 1957-63
- [44] Eipper BA. Properties of rat brain tubulin. J Biol Chem, 1974, 249(5): 1407-16
- [45] Luduena RF, Zimmermann HP, Little M. Identification of the phosphorylated β-tubulin isotype in differentiated neuroblastoma cells. FEBS Lett, 1988, 230(1-2): 142-6
- [46] Gard DL, Kirschner MW. A polymer-dependent increase in phosphorylation of β-tubulin accompanies differentiation of a mouse neuroblastoma cell line. J Cell Biol, 1985, 100(3): 764-74
- [47] Caudron F, Denarier E, Thibout-Quintana JC, et al. Mutation of Ser172 in yeast β tubulin induces defects in microtubule dynamics and cell division. PLoS One, 2010, 5(10): e13553

- [48] Ren Y, Zhao J, Feng J. Parkin binds to α/β tubulin and increases their ubiquitination and degradation. J Neurosci, 2003, 23(8): 3316-24
- [49] Song Y, Kirkpatrick LL, Schilling AB, et al. Transglutaminase and polyamination of tubulin: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for stabilizing axonal microtubules. Neuron, 2013, 78(1): 109-23
- [50] Caron JM.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of tubulin by palmitoylation: I. *In vivo* and cell-free studies. Mol Biol Cell, 1997, 8(4): 621-36
- [51] Walgren JL, Vincent TS, Schey KL, et al. High glucose and insulin promote O-GlcNAc modification of proteins, including α-tubulin. Am J Physiol Endocrinol Metab, 2003, 284(2): E424-34
- [52] Ji S, Kang JG, Park SY, et al. O-GlcNAcylation of tubulin inhibits its polymerization. Amino Acids, 2011, 40(3): 809-18
- [53] Wong CC, Xu T, Rai R, et al. Global analysis of posttranslational protein arginylation. PLoS Biol, 2007, 5(10): e258
- [54] Dompierre JP, Godin JD, Charrin BC, et al. Histone deacetylase 6 inhibition compensates for the transport deficit in Huntington's disease by increasing tubulin acetylation. J Neurosci, 2007, 27(13): 3571-83
- [55] d'Ydewalle C, Krishnan J, Chiheb DM, et al. HDAC6 inhibitors reverse axonal loss in a mouse model of mutant HSPB1-induced Charcot-Marie-Tooth disease. Nat Med, 2011, 17(8): 968-74
- [56] Li L, Wei D, Wang Q, et al. MEC-17 deficiency leads to reduced α-tubulin acetylation and impaired migration of cortical neurons. J Neurosci, 2012, 32(37): 12673-83
- [57] Aguilar A, Becker L, Tedeschi T, et al. α-tubulin K40 acetylation is required for contact inhibition of proliferation and cell-substrate adhesion. Mol Biol Cell, 2014, 25(12): 1854-66
- [58] Montagnac G, Meas-Yedid V, Irondelle M, et al. αTAT1 catalyses microtubule acetylation at clathrin-coated pits. Nature, 2013, 502(7472): 567-70
- [59] Janke C. The tubulin code: molecular components, readout mechanisms, and functions. J Cell Biol, 2014, 206(4): 461-72
- [60] Gundersen GG, Kalnoski MH, Bulinski JC. Distinct populations of microtubules: tyrosinated and nontyrosinated α tubulin are distributed differently in vivo. Cell, 1984, 38(3): 779-89
- [61] Webster DR, Gundersen GG, Bulinski JC, et al. Differential turnover of tyrosinated and detyrosinated microtubules. Proc Natl Acad Sci USA, 1987, 84(24): 9040-4
- [62] Maney T, Hunter AW, Wagenbach M, et al. Mitotic centromere-associated kinesin is important for anaphase chromosome segregation. J Cell Biol, 1998, 142(3): 787-801
- [63] Cambray-Deakin MA, Burgoyne RD.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of α-tubulin: acetylated and detyrosinated forms in axons of rat cerebellum. J Cell Biol, 1987, 104(6): 1569-74

第27卷

- [64] Robson SJ, Burgoyne RD. Differential localisation of tyrosinated, detyrosinated, and acetylated α-tubulins in neurites and growth cones of dorsal root ganglion neurons. Cell Motil Cytoskeleton, 1989, 12(4): 273-82
- [65] Erck C, Peris L, Andrieux A, et al. A vital role of tubulintyrosine-ligase for neuronal organization. Proc Natl Acad Sci USA, 2005, 102(22): 7853-8
- [66] Lafanechere L, Courtay-Cahen C, Kawakami T, et al. Suppression of tubulin tyrosine ligase during tumor growth. J Cell Sci, 1998, 111 (Pt 2): 171-81
- [67] Mialhe A, Lafanechere L, Treilleux I, et al. Tubulin detyrosination is a frequent occurrence in breast cancers of poor prognosis. Cancer Res, 2001, 61(13): 5024-7
- [68] Ikegami K, Sato S, Nakamura K, et al. Tubulin polyglutamylation is essential for airway ciliary function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f beating asymmetry. Proc Natl Acad Sci USA, 2010, 107(23): 10490-5
- [69] Kubo T, Yanagisawa HA, Yagi T, et al. Tubulin polyglutamylation regulates axonemal motility by modulating activities of inner-arm dyneins. Curr Biol, 2010, 20(5): 441-5
- [70] Vogel P, Hansen G, Fontenot G, et al. Tubulin tyrosine ligase-like 1 deficiency results in chronic rhinosinusitis and abnormal development of spermatid flagella in mice. Vet Pathol, 2010, 47(4): 703-12
- [71] Lee GS, He Y, Dougherty EJ, et al. Disruption of *Ttll5/stamp* gene (tubulin tyrosine ligase-like protein 5/SRC-1 and TIF2-associated modulatory protein gene) in male mice causes sperm malformation and infertility. J Biol Chem, 2013, 288(21): 15167-80
- [72] Audebert S, Koulakoff A, Berwald-Netter Y, et al. Developmental regulation of polyglutamylated α- and β-tubulin in mouse brain neurons. J Cell Sci, 1994, 107 (Pt 8): 2313-22
- [73] Fernandez-Gonzalez A, La Spada AR, Treadaway J, et al. Purkinje cell degeneration (pcd) phenotypes caused by mutations in the axotomy-induced gene, Nna1. Science, 2002, 295(5561): 1904-6
- [74] Iftode F, Clerot JC, Levilliers N, et al. Tubulin polyglycylation: a morphogenetic marker in ciliates. Biol Cell, 2000, 92(8-9): 615-28
- [75] Sharma N, Bryant J, Wloga D, et al. Katanin regulates dynamics of microtubules and biogenesis of motile cilia. J Cell Biol, 2007, 178(6): 1065-79
- [76] Bosch Grau M, Gonzalez Curto G, Rocha C, et al. Tubulin glycylases and glutamylases have distinct functions in stabilization and motility of ependymal cilia. J Cell Biol, 2013, 202(3): 441-51
- [77] Pathak N, Austin CA, Drummond IA. Tubulin tyrosine ligase-like genes *ttll3* and *ttll6* maintain zebrafish cilia structure and motility. J Biol Chem, 2011, 286(13): 11685-95
- [78] Peters JD, Furlong MT, Asai DJ, et al. Syk, activated by cross-linking the B-cell antigen receptor, localizes to the cytosol where it interacts with and phosphorylates α-tubulin on tyrosine. J Biol Chem, 1996, 271(9): 4755-62
- [79] Faruki S, Geahlen RL, Asai DJ. Syk-dependent phos-

phorylation of microtubules in activated B-lymphocytes. J Cell Sci, 2000, 113 (Pt 14): 2557-65

- [80] Janke C, Kneussel M. Tubulin post-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: encoding functions on the neuronal microtubule cytoskeleton. Trends Neurosci, 33(8): 362-72
- [81] Bulinski JC, Richards JE, Piperno G.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of α tubulin: detyrosination and acetylation differentiate populations of interphase microtubules in cultured cells. J Cell Biol, 1988, 106(4): 1213-20
- [82] Maruta H, Greer K, Rosenbaum JL. The acetylation of α -tubuli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assembly and disassembly of microtubules. J Cell Biol, 1986, 103(2): 571-9
- [83] Howes SC, Alushin GM, Shida T, et al. Effects of tubulin acetylation and tubulin acetyltransferase binding on microtubule structure. Mol Biol Cell, 2014, 25(2): 257-66
- [84] Szyk A, Deaconescu AM, Spector J, et al. Molecular basis for age-dependent microtubule acetylation by tubulin acetyltransferase. Cell, 2014, 157(6): 1405-15
- [85] Brown A, Li Y, Slaughter T, et al. Composite microtubules of the axon: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yrosinated and acetylated tubulin along individual axonal microtubules. J Cell Sci, 1993, 104 (Pt 2): 339-52
- [86] Khawaja S, Gundersen GG, Bulinski JC. Enhanced stability of microtubules enriched in detyrosinated tubulin is not a direct function of detyrosination level. J Cell Biol, 1988, 106(1): 141-9
- [87] Peris L, Wagenbach M, Lafanechere L, et al. Motordependent microtubule disassembly driven by tubulin tyrosination. J Cell Biol, 2009, 185(7): 1159-66
- [88] Sirajuddin M, Rice LM, Vale RD. Regulation of microtubule motors by tubulin isotypes and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. Nat Cell Biol, 2014, 16(4): 335-44
- [89] Paturle-Lafanechere L, Manier M, Trigault N, et al. Accumulation of $\Delta 2$ -tubulin, a major tubulin variant that cannot be tyrosinated, in neuronal tissues and in stable microtubule assemblies. J Cell Sci, 1994, 107 (Pt 6): 1529-43
- [90] Reed NA, Cai D, Blasius TL, et al. Microtubule acetylation promotes kinesin-1 binding and transport. Curr Biol, 2006, 16(21): 2166-72
- [91] Walter WJ, Beranek V, Fischermeier E, et al. Tubulin acetylation alone does not affect kinesin-1 velocity and run length *in vitro*. PLoS One, 2012, 7(8): e42218
- [92] Kaul N, Soppina V, Verhey KJ. Effects of α-tubulin K40 acetylation and detyrosination on kinesin-1 motility in a purified system. Biophys J, 2014, 106(12): 2636-43
- [93] Kreitzer G, Liao G, Gundersen GG. Detyrosination of tubulin regulates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mediate filaments with microtubules *in vivo* via a kinesin-dependent mechanism. Mol Biol Cell, 1999, 10(4): 1105-18
- [94] Konishi Y, Setou M. Tubulin tyrosination navigates the kinesin-1 motor domain to axons. Nat Neurosci, 2009, 12(5): 559-67
- [95] Ikegami K, Heier RL, Taruishi M, et al. Loss of α-tubulin polyglutamylation in ROSA22 mice is associated with

abnormal targeting of KIF1A and modulated synaptic function. Proc Natl Acad Sci USA, 2007, 104(9): 3213-8

- [96] Sullivan KF, Cleveland DW. Identification of conserved isotype-defining variable region sequences for four vertebrate β tubulin polypeptide classes. Proc Natl Acad Sci USA, 1986, 83(12): 4327-31
- [97] Sudo H, Baas PW. Acetylation of microtubules influences their sensitivity to severing by katanin in neurons and fibroblasts. J Neurosci, 2010, 30(21): 7215-26
- [98] Kumar N, Flavin M. Modulation of some parameters of assembly of microtubules *in vitro* by tyrosinolation of tubulin. Eur J Biochem, 1982, 128(1): 215-22
- [99] Chapin SJ, Lue CM, Yu MT, et al.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alternatively spliced forms of MAP4: a repertoire of structurally different microtubule-binding domains. Biochemistry, 1995, 34(7): 2289-301
- [100] Bieling P, Kandels-Lewis S, Telley IA, et al. CLIP-170 tracks growing microtubule ends by dynamically recognizing composite EB1/tubulin-binding sites. J Cell Biol, 2008, 183(7): 1223-33
- [101] Marcos S, Moreau J, Backer S, et al. Tubulin tyrosination

is required for the proper organization and pathfinding of the growth cone. PLoS One, 2009, 4(4): e5405

- [102] Lacroix B, van Dijk J, Gold ND, et al. Tubulin polyglutamylation stimulates spastin-mediated microtubule severing. J Cell Biol, 2010, 189(6): 945-54
- [103] Boucher D, Larcher JC, Gros F, et al. Polyglutamylation of tubulin as a progressive regulator of *in vitro*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icrotubule-associated protein Tau and tubulin. Biochemistry, 1994, 33(41): 12471-7
- [104] Larcher JC, Boucher D, Lazereg S, et al. Interaction of kinesin motor domains with α and β -tubulin subunits at a tau-independent binding site. Regulation by polyglu-tamylation. J Biol Chem, 1996, 271(36): 22117-24
- [105] Bonnet C, Boucher D, Lazereg S, et al. Differential binding regulation of microtubule-associated proteins MAP1A, MAP1B, and MAP2 by tubulin polyglutamylation. J Biol Chem, 2001, 276(16): 12839-48
- [106] Maas C, Belgardt D, Lee HK, et al. Synaptic activation modifies microtubules underlying transport of postsynaptic cargo. Proc Natl Acad Sci USA, 2009, 106(21): 8731-6